

後漢書

列傳

卅一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
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

學袁崧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師事扶風班

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

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

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



後漢書卷四十九

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
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
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
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宏書曰充所作論衡
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
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
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
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猶蔡邕得
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
持去邕了寧之日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
事轉治中自免還家文人同郡謝夷吾上書

薦充才學

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
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
楊雄劉向司馬
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

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
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
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
孽何休注公羊
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
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訐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主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

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

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土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

介之推曰竊人之財備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已力乎以罪犯人必加

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首

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

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李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

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

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阮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息夫董賢主以為

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

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

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劉放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

稱其位能不稱其祿論語孔子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曰勝文作

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魏必亡矣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鑿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

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

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

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

家細人謗讚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

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

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
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
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
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
為韓蒼所
諧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
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
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
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
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
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

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
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
言易
盡之蘓子曰人生一世若朝
露也詭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
惑哉

淳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
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子
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
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

詩經是作

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
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
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
游手為巧謂
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
四方是極
詳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
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
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
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
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
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

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各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
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
生於化危生於安
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
則弱居理不修德則亂特
安而不慎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
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象辭
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則
力役繁則害人二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
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七月詩豳風
也大謂耕桑

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今人奢衣服侈飲食

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謂在任

合為任俠也或以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

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

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

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

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

績其麻市也婆婆詩陳風也婆婆娑舞貌謂婦

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

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而起學巫祝鼓

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

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

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

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

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

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

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脚

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

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

厚也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

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

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繡綺紈葛子升

越箛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

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

葛然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箛中黃潤一端數金咸弘之荆州記曰穉歸縣室多幽閑

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犀象珠玉虎魄

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

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

其方人以爲枕出蜀嶺及大秦國吳錄曰瑇

謂隱起爲石之文也窮極麗美轉相誇

咤郭景純注于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里

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騎奴侍童夾

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

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

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

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

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
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
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
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桑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下不及泉上
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桤檇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

戚必欲江南樛梓豫章之木樛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栲
樛音而注反樛似柵檇而痺小邊遠下土亦恐非相擲之用豫章即樟木也競相放效夫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介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台葬母於防白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

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並陽縣名，屬京兆，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櫛椁，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鄒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鄒東南社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周滅，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汴州費縣西南也。

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

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

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

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

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擲有四阿棺，有翰檜。君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

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

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

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慘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師也為先後由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

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
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
鹽詩小雅曰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濯錦
以魚澆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
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
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
衣音於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
倫何足不致具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
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
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
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
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
謂羲和安行外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
于日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
是生十日郭璞注日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
也者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

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日九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

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閭下亂力

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

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

寬賑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

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

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

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

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

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

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

難見如神也。劉宗曰令寬民

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令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舖謂日

加申時也今為舖字也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

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

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

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
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
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
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
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
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
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
坐之故而排之於列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

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
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
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
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日神猾吏崇姦
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
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
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
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

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

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旣，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狼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狼莠

童狼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狼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

膚斷入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

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

牧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

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

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

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桎

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

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有媚於上

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

驅誕僞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

五倫也為司空性靡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

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

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漢遼將軍皇甫

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羹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少居魯衣逢掖之衣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鄭玄注云逢襜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

言書生道義之為貴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適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上谷都尉王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異其有知統之也

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
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常以為
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
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
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
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
日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遊戲平林躡蹠
也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其
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
神閨房思

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
曰文

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
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

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入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
琴

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
之愠兮南風之特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

禮陽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逍遙一世
文士增二曰少宮少商弦最清也
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
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
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

論衡曰蟻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

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

式銳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至人能變達士

雅曰有角曰龍變角解角也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

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

予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

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上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

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

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

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柁音徒

可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今荀或聞統名

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
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
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
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
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
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

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
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
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
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
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
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
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與蔚
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
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

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
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
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
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
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
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
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
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
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

諫陳靈公曰公卿宜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西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

故名角觝蓋雜技樂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豔淫志

宋音宴安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

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

逸也澶音徒日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

容說之入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

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

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

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
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
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
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善惡
周必復天之
道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
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
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
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

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

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

萬計徒附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

滿於都城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
有貯廢有貯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
玉可以琦矣必俟盈

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

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

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
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
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
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音舍
武者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東
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
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
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
蓋厚不踏毛義注逮至清世則復入於
云踣曲也躋累足也

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饒之俗
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
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
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
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
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
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屠
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

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李平帝時九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遼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甲。南北一萬三千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載。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幸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荼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既寧萬不存一也。

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

前漢二百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

及王莽并中閒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

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

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

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

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

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

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向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

尚

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

又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 宮反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

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

日有秩齒夫符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
石青緹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
青絲綬也鄭玄注舊記曰綸今有秩齒夫以
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
於衣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
也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
役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勢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
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
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
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

法志髡鉗為城且卷

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
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
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
鉗則得鞭笞下猶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
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
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夫
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
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
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
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

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滅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
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
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
罪亦當是為忍於殺入也劉放曰案而不
忍於刑入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入逆亂鳥獸之行其重

者皆勿殺鳥獸之行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

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用禮大司寇職

佐土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

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祥善

也尚書曰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

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湯卦一

而二陽陽為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

君陰為臣入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

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
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

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入，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入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結。周禮曰：凡以版為之也。限夫田以斷井，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二為井，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績。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

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

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洵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

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

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

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

勿懈怠。有事不迫，據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

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

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

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
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
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
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
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
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
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備續也網羅遺漏拱押
天人矣拱執也押盤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

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

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

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決也三代皆由肉刑及并田之法今不

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

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

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

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

哉惡音鳥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

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
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
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
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
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
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
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
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

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拘繫謂自拘束而繫

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

志也

去音欺呂反

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

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

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穿以待天下之君子

也

穿穿地脂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

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

多也

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徭役並

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

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今畝收
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
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蹇短，坐
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
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
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
音皮。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孟
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予
之道，貊道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

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
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
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
漢承其業，遂不改吏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曰食粟。稟給祿，非未
定。劉放曰：案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
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今者土廣民稀，中地
未墾。上田已耕，中地已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
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
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雅

曰冢大也貳謂副貳也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日理典以理官

府一日教典以擾萬姓三日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日刑典以糾萬姓六

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

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

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

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

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

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

三公之職備負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

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贊

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

四夷撓音火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怨氣

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

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
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入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押猶規矩也勢既如彼選又
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
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
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
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

慤謹也
音殺

使人召通謝丞相曰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
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
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
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
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
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
曰大臣有罪不執
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押而刑之也是時
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
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是後大臣有罪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

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會莫之悟嗚呼
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喉愚者
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先
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右黨以權
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言先武奪三公重任今奪
更甚先武不假右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右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
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

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
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
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
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
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
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
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
夫國家漏神明於媠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
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

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

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

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

以為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

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鷄飲言鶉鳥無常居鷄飲不假

物並淳朴時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

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

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

勿曰能研諸諫之意

居裝延齡等贊君
任回沈

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

豪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

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

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

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而損益異運文朴

逸行論語孔子曰禮記曰文質用而復也

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齊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

大記孔子世家曰折衣於夫子折斷也表也東與中義同

之王天下也冬曰裘亦宥公族黥國儲寬

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

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獻成有司

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

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帥公孫賈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

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

患寬則傷猛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詩魏風

履刺編也其君儉嗇編急而無德以持之詩

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

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楚楚衣服戒在窮賒

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

裳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

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

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賒

奢同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踈禁謂防制大寬

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威如尾大然左

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斯曹魏之

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

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

薄也

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

約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

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六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

之涕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于太叔曰我死

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

以為宣孟改冬白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

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

賈季對鄆師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

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

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

之訓好申一隅之說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

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謂道

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

席上之珍高祖折階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

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

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

之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

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

日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子曰聖人道之管
子曰人君管金
要

余音

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
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
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張鼎校正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范曄後漢書五十

孝明皇章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
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
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
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

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
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
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
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
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
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
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
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

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
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
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
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
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
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
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
元十一年遂使客隗又或殺儀家屬吏捕
得又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
結客篡殺又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
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澁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

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侯

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了反

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

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

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

末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是

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

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

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

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

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

比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

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

祭黃老君劉放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在福

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

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

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

在異本作生

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有三
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
之方然要
在機牙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
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

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

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眾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

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

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

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

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

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

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

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

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義

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

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

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
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
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
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
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
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轉寫誤也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
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
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
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
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

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

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
名以公正稱後春秋事樂恢恢以

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
太守皆有讎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

御史毋丘款覆案其事實下恭立四十六年

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第三人為鄉

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
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恭孫順為東安

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

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
據下亭侯弟光

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
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皆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勿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

同年仇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

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

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

州滹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

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備男子者無官爵

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

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

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
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
帝詔削東光鄴二縣鄴縣屬鉅鹿郡立二十
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
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
脩縣及條縣皆屬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
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
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行過
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

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

愧姑音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

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

苾苾芬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

祀連孔明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

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

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

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

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議勤之辟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湖屬

八曰議寘之辟廬江郡

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

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涑宏議以為

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身以目不見惡耳不

聞非能任其社稷高明令終養少長藩國內

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

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養

愚見赦養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

惡可裁刑奪頂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

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

宏共奏此香之辭也

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

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

宗城縣

也隋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

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末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

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

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

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

也隋室

諱改焉

賊平復國

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

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末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

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

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

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

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

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

今滁州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邛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
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
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
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
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
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密姬妾適
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
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適嗣未
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
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
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
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
慎歟玉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
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四年薨子貞主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

及惠任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
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第八人為鄉亭侯中
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
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
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
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
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

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為

梁王以陳留之郟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巴氏

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陽今許州郟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

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帝

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

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千忌自言能使六

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

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暢數卜

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

使異

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

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列刺

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

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

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

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

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心暢無所昭

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厄罪以至孝案肌慄

罪異作死

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
 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
 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
 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
 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
 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
 橫費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
 五縣還余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

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
 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
 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
 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
 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
 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
 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
 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

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
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
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
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
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
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
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
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由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

傳

派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
謙是一而大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
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
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
嗣永元十六年封堅第二人為鄉亭侯堅立
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
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
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
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
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

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

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

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用利於是正德以

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明帝封諸子租歲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不過二十萬馬右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于之

封皆減舊制膏案輿地圖皇右在傍言鉅鹿

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

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賢哉豈

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

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

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福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

德下邳嬰病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

早死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王鰲叟

校正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
 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
 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

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

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

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

志曰每州有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

當傳考傳謂逮捕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

而已及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

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

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

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

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

揮音徒丹反○劉放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揮

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

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

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

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獻樂及幻人能吐

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

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

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

幻人師說
胡并及
泰字同

陳禪傳

歡之樂
即說合歡之樂道
居難義也何時樂
山時未詳師說云
日之樂也何尋助
難也也不見何世
樂也調樂也存經
校神契云云

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

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

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詩小雅鼓鍾之詩日以雅以南南

南詩小雅鼓鍾之詩日以雅以南南

音及籥不借差也周禮鞀氏掌四夷之樂

鄭玄注云東方曰南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

北方曰禁毛詩無南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

之詩也今立南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今揮

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

國越流沙踰懸度前書西域傳曰懸度者山

引而度去陽關五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

千里八百八十里

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

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

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

不之官上妻孥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

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

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

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

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閭顯

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

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
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
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坐法輪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
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
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列流民擾動而徵發
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

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

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

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

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

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

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

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

得織紵紵音如深反杜預注左然後畜精銳

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

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

薦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

辭也鷲大離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

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

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迫雲中之塞上

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夫以一

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

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

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荒

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

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太后納

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

諸軍屯而徵鄧隲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

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隲曰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

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今復募發百姓調

取穀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

徵賦為恙冠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

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

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

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

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

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

夫所笑今苟食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

也不使之謂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

之外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虜凶橫不堪為用

憂

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

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

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

可居者多丘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

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

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

善者也儻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

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

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

因異作用

天本水一孟一山谷
銀并宛轉又宛轉
思根難辨如蓬木師
先師說蓬者在
人家者也因之奉
進言被說也蓬
以蓬為者殊有
也記其案東觀
記云以蓬載孟亭
十一云之以將示其
也逸人傳云與於
中言新平七年每
骨同者相公有故
但不說子細也但
逸傳新平
云所東觀記載
蓬于蓬於市云
乎云然則以蓬
云故也

以蓬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
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又曰
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蓬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
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
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
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
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零羌豪
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

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
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
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
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
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日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
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日侯

干城又曰闕如虓虎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

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救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

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

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

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

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

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去其敗也如日月之孟明視喪

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嶠獲百里孟明視後

赦而歸之秦伯曰孤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

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

士貞子凡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宜遠

覽二君使參懂得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

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

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

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

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察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
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
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
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閒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
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入主之至
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
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聞
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

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
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公曰注
言其來歸按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夫國以
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

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
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
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
日良字

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良聞之率吏卒入太
有才幹以庸平見稱也

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
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

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曰
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
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

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
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
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
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

創下

理其死也... 師... 說或說此音... 此定... 九究音又或本作... 異本師說或人... 字為平非也此字... 其平非之音... 傷殺長史... 師... 以本無傷字為異... 本以有傷字為正... 殺傷是常也... 臣至頌奴馬... 或本... 至說至臣作臣至... 有劣或改至臣作... 臣至者師說本... 臣至也又諸本作... 王臣也案上文其義... 是也但臣至亦... 是也可存... 至說鴛字純句舊... 說連讀還自用字... 到龜之先祖成功... 之臣也而至于已無... 功頌鴛者也然則... 至子臣之意也或... 作臣者誤也

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
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
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正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
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
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鴛○劉劭曰按
當作器無鈔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
優生年死曰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

忝鷹揚之任詩曰惟師尚父上慙聖明下懼

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

州邊鄙土地墾墾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

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

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

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

之類屯上谷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

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

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

往歲并列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况陞

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

具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

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

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

以天下也。○劉放曰：注乃推授舜則大。故古
下得其利。按史記本文更有授舜附字。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記曰：占公直甫是
帝王為百姓所附，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
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
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文王西伯，天下歸
之。帝王世記曰：西伯至
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
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
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
之，女子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
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

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
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
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列刺史祝良，初除到列，多所糾罰，太守令長
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
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
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
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

林家本乍疑罪疑

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
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
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
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
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獨取也
獨取其名如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
挑戰之義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
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

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
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罔
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
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
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
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
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

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減罪昌素
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
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
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
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
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
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
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
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歧守道隱

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
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之
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堅卧不起郡內
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
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
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
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
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討擊胡虜及伯
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

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

游門次率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

國志才一武帝紀曰
梁國橋玄南陽河
下將亂非命世之
不能濟世也安
者其在君子注
書曰大尉橋玄世
右如人親大祖而
之曰吾見天下名
多矣未有若君者
君善自待若君者
親以妻子為託由
名益重續漢
書云玄字公祖
明有才略長於人
張潘漢紀曰玄歷
中外以剛折稱
儉下士不以王爵
松親先和中為大尉
以久病策罷拜太
中大史卒家貧
產菜蔬無所殖
世以此稱為名臣

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
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
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
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
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
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
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語

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
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
厚歎買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士死知

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
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也
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亨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
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
祀橋玄進
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

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

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位謂任姜辭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獲道坦

太守之辟也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

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

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如令其道可忘則

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子貢曰寧喪千金

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

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在魏池柳閉

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

納事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空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

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張卓校正

李烈為頭番隊四十一

張

張

張

張

贊曰李交禮良甘

貴必休放

門不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